

老篾匠

申云贵

阳光斜斜地穿过老屋木窗，落在崭新的八仙桌上，照得屋里亮堂堂的。

祥五爷屁股底下趴着一张竹子做的小矮凳，面前摆着一条长凳，凳上放着一只织了一半的竹撮箕。他微微侧着头，脸上挂着一丝笑——那笑好像凝固在脸上，从来都没消失过。他双手在竹撮箕上忙碌着，篾丝和篾片乖巧地随着手指游走。

五奶奶领着走进屋时，他停下手里的活，侧耳听了三秒钟，说：“桂枝，你带谁来了？”五奶奶笑着回答：“是云伢子来了，他要你帮他织一个米筛。”祥五爷喘了几口气，说：“是岩清的大崽云伢子吧？”我说：“五爷，我有一个亲戚想买一个米筛，找了几条街也没找到，不晓得他要买这老古董做什么？”祥五爷脸上的笑好像瞬间被风吹落了，语气硬得能把人的头砸一个大包：“哦，买不到了就来找我，不织！”我感到脸上发烧，像被人抽了一个耳光，脱口说：“我加钱。”祥五爷双手一扬，凳上的篾箕被推到地上：“你有钱可以去找别人，我不织！”五奶奶把我拖到一边，说：“我家老头子就这臭脾气，你千万莫怪！”

我想起来了，祥五爷的脾气确实很臭。

小时候，篾匠在乡下很吃香，因为那时乡下人的生活几乎离不开篾货——晒谷晒菜晒红薯干要竹垫子，筛谷筛米筛豆子要竹筛子，担谷担米担豆子要竹箩筐……祥五爷生下来一双眼睛就看不见，他那个篾匠父亲就要他学织篾货。盲人学篾匠，当时很多人觉得祥五爷父亲的做法很荒唐。可祥五爷用行动证明父亲的做法很有远见——他十八岁那年，就出师了；三十岁时，成了当地有名的篾匠。

祥五爷织的东西青篾多，黄篾少，又秀气又好看，而且非常结实，经得起日晒雨淋，耐得住岁月消磨。他织的箩筐，一圈黄篾，两圈青篾，轮流来，一圈都不会错；六十二厘米高，不会差两毫米。有一次，石猛子讨老婆，要他织一担箩筐担嫁妆。石猛子是三十岁讨的老婆，二十三年后，他的崽讨老婆，还是用祥五爷那年织的箩筐担嫁妆，一担箩筐用了两代人。祥五爷为人也厚道，你找他织篾货，可以赊账，不管赊多久，你不主动给，他就不会主动开口要。他还有一个臭毛病，你不能说他织的篾货不好，不能说篾货没用，若犯了这一大忌，他不会给你织，喊他“爷老子”都不行。

想到这里，我忙赔笑解释：“五爷，我不是说篾货没用，我的意思是现在几乎没人织篾货了。我晓得篾匠这门手艺就是个老行当，你也是个老篾匠，织的东西顶呱呱，才专程从城里赶来找你帮忙。”

祥五爷脸上立马又挂起了一丝笑：“不是我吹牛，我织的东西可以用几十年！我一个盲人，从六岁开始织篾货，靠这门手艺，讨了老婆，还在城里买了房。我晓得，这其实是大家照顾我，国家照顾我。我也晓得，现在篾匠不吃饭了，可这门手艺不能丢啊，我只要能动，就会一直干下去。”

看来，祥五爷眼睛虽然看不见，可心里亮堂着呢。阳光斜斜了，落在墙上挂的旧米筛上，照亮了细密的“经纬”。



长寿镇仙姑岩。

通讯员 摄

长寿街

方探春

汨罗江上游南岸，三江汇流处冲积出一片古江湖。岁月流转，沧桑变幻，这里终成山乡集镇。

平江县长寿镇镇政府驻地长寿街原名“古江湖”，形成于元代中期。相传元末明初时，这里有一位名叫翁伯文的老人过180岁生日，开国元勋刘伯温曾到此为他祝寿，后人遂将此地称作“长寿街”。

据《同治平江县志》记载，明成化八年（1472年），长寿巡检司衙门迁至长寿街老街巷，巷中那株三百余年的古银杏，至今仍枝繁叶茂，被誉为镇街之宝。隆庆三年（1569年），长寿街“四街八巷”的格局已然成型。东来街、西进街、南福街、北清街街衢通达，罗家巷、担水巷等八巷幽邃深远，青砖黛瓦间，铺面招牌林立，楼阁参差，民风淳朴，俨然一幅活态的《清明上河图》。

长寿街主干道自西溪桥至河南桥老街巷，全长两里有余，除上市庙前有一弯处，通体平直。古时街道狭窄，仅容一乘轿子通行。清咸丰初年（1858年）扩建后，宽亦不过三米。1934年，县长张慕棧令商户缩铺拓街，街道始宽至四米。老街街上街、中街、下街，各有城隍庙。下街因曾为巡检司驻地，毗邻河南桥码头，商贸一度兴旺。乾隆年间，河南桥至三江口的码头有商船百余艘，人声鼎沸。

民国时期，古镇外围修有护城河，深宽各两米许，水流潺潺，可供御敌，新中国成立后逐渐被填埋。

昔日长寿街古建筑林立，福音堂、华盖寺、天后宫等鳞次栉比，如今仅存上市庙、太尉庙及天主堂等。

1930年7月5日，中国工农红军红三军团攻克岳州。缴获甚多，其中有德国造山炮12门、野炮4门，弹药、炮弹无数。红军主动撤出岳州后于七月中旬回到平浏苏区，按军委要求整编了部队，组建了“中国红军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成建制的炮兵团，驻地就是长寿街衙巷里李家大屋。如今，“红三军团炮兵团成立旧址纪念碑”屹立于斯。

在西南街即大屋坪南侧临街有一座欧式古建筑，叫“天主教堂”。教堂于1910年由西班牙传教士奥斯汀主持开工修建，1925年竣工。后来，此处教堂成为中国革命史上的重要见证地。1931年9月，湘鄂赣边区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此召开，会议通过了扩大红军、执行《土地法》《劳动法》等决议，并成立了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新中国成立后，这座教堂先后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于2014年至2015年完成主体修缮。

我幼时上街，常看得眼花缭乱。店铺整齐排列，木板铺门、红（麻）条石柜台、木廊柱与木板墙，处处透着古朴。街面，中间横铺四尺五寸长的青石板，两侧点缀着红、麻石块。梅雨时节，撑着油纸伞的女子在烟雨迷蒙中踽踽而行。

八巷之中，衙巷因曾为巡检署通道，青石板路保存最久；次青巷则最为繁华，四米宽的街巷两侧店铺林立，檐下可避雨遮阳，巷道内修有水圳，流水清澈，埠头边挑水、洗衣、洗衣的声音不绝，酷暑时细伢子在圳中嬉水，俨然微缩的秦淮河。此巷因清代名人李次青曾在此小住而得名，更添了几分文韵。

作为湘鄂赣边界的经贸中心，长寿街物产丰饶，茶叶贸易尤为兴盛。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这里有茶庄17家，采摘、加工、外运、销售一条龙，码头搬运工成百上千，拣茶女工高峰期达数千人。

1965年上半年，青石板路终于完成使命。那个凉爽的下午，我与平江三中的同学们在老师带领下，参与街道整修。“缩街拓路”工程中，我们撬移破石、平整路基，铺碎石、撒黄泥石灰，踩紧压实。彼时无水泥、无机械，全凭人工锤砌碎石，搅拌“三砂”。居民们无偿奉献，沿街锤石的声响彻夜不息。完工后，街道两旁又栽上了树苗。

时光迈入21世纪，长寿街迎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新兴路、太平路、长寿大道等相继建成。“雨污分流”等改造工程，让老街焕新。在这一项工程中，我们看到了古镇的未来充满了希望。

如今，漫步在宽敞整洁的街衢，鳞次栉比的商铺与住宅楼，繁华热闹，居民幸福指数也在节节攀升。



长寿镇红军营。

通讯员 摄

诗新韵

茅园村的另一种崭新叙事

谈雅丽

我更多的童年记忆在安化
那里起伏的山浪曾经是我梦中的拥抱
如今我踏着酉溪的山泉声而来
手指间流淌出阳光的波涛声

我记得黑茶里陈旧的香气
仿佛我翻开水马船声，只是为了停驻在青山碧水间的
那一声鸟鸣
驮茶的马铃声传了过来，古老茅园的
瑶歌日夜响彻，驻村干部俯身此地
藏在山野里的诗歌被切割成了多情的
水渠和公路

我赞美碧水映照的这座山寨
整个春天的倒影都在此荡漾
我赞美另一种崭新的叙事
插秧机犁耕了茶乡稻田的碧翠
无人机播撒出现代田园的真理
风车转动五色花海——
共享菜园里新种了麒麟

这个春天，我们到了茅园

李定新

这个春天，我们到了茅园
硬化的公路把虎形山轻轻推开
闪着波光的大酉溪
沿着鱼鳞坝
冒冒失失冲了过来
七彩的油菜花
一下子涌上了新田园的台阶

果树园藏着青涩的秘密
沿着二十四节气长廊
我们数过惊蛰的虫鸣
芒种的锄痕
看着田埂边的满天星

正缝着碎花的裙边

蓝天白云在镜头外打着盹
旧时的农具在记忆馆里静卧
自摘菜园里，露水依恋着指尖
共享厨房飘出的炊烟
与半坡闲云缱绻
归来的燕子正欲拆开
一封写给这个春天的信笺

青山在远处沏一壶绿茶
绿水在远处磨着镜面
一棵酸枣树向小茅园许下青涩的诺言
唯有古老的风雨廊桥斜倚溪畔
替忙碌的农人、嬉闹的娃娃
挡住村口匆匆飘来的雨帘

石拱桥上的那次屋场会
许多议题像枫叶被溪水带走
鱼鳞坝的浪声，却留了下来
“几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洲”
一个插秧的婶子
从手机里翻出一张茅园旧照
似懂非懂的乡音糯糯甜甜

离开茅园时，小酉溪让了一让
大酉溪拐了个弯——
载着研学的笑语、返乡的手艺
满棚的图书、创业的憧憬
以及一整个村子的梦
汇向了资水

乡村振兴的笔蘸着春雨
描绘着茅园——
描绘着一个从汗水和泥土里
抽枝扬穗的春天

在茅园

陈夏雨

高山大河，日子陡峭，经常无路可走
丘陵将风骨藏于雪峰山
在茅园放低身段，日子圆圆的
沱水不执着幽深，清澈见底
任凭俗眼轻薄

千里奔海的狂澜在此，收敛过于激动的浪花

我消失在河水，没有鱼觉得我是异类
鸟有鸟的山林，兽有兽的小径，花有花的光阴，草有草的季节
荒坟、新屋都住人，繁花伴黄土，各有天命
桃园梦停在茅园的空白处，发芽，生根，自动离开

一生偏爱小鸟、小猫、小米、小鱼小虾、小村庄
不喜欢大，大意味着老，又大又老，可能是老大的笑话
我把自己挂在陶公的篱笆上晒晒
先要感恩把我洗干净的那个人
鸭子在河里浑水摸了几条小鱼
回家的时候一路嘎嘎喂做着检讨
鸟喜欢赞美虫子，虫子喜欢鸟带它升上人间在迷惑中轮回

沱水源头很小，上游有人放水，我才能看到沱水
感谢那些垮掉的大坝，和停止筑坝的人
竹鸡贴着地皮走，画眉没有发言，我们在茅园获奖，就是获得了“茅奖”
茅园容下了所谓知识礼的人所有喧嚣的虚妄
我没细看获奖证书，只看野草、浅水、弱兽和尘土
我把影子放回草木之间，让渺小有影有踪，有迹可循，自成壮阔

前后都阴雨绵绵，我们来了，茅园村放出晴空万里
红腹锦鸡走出丛林，身披霞光缓步觅食
村庄和山野一起沉静，不断避让与谦卑
包容我们在彩虹上乱写乱画，滑翔，聊天，出轨

茅园的七彩颜色任选，压缩成胶囊随身携带
不感冒也吃一粒，治愈肉身之外的所有病痛，和人世的颤抖
我把这种爱情悄悄压到别人听不到的分贝
压得太痛，压到辽阔无边

莫待无花空折枝

郭光文

“莫待无花空折枝”，出自唐朝《金缕衣》一诗中。全诗写道：“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鼓励人们不要等待，积极行动，把握机遇，奋发进取。

古往今来，不知道有多少人是在为人处世中，痴迷于等待，不采取行动，总是期盼希望的人、事物或情况出现，从而深受其害。有的在军事谋略上等待，导致“一失足成千古恨”的后果；有的在商机捕捉上等待，误入“千金散尽不复来”的困境；有的在学业修成上等待，留下“白首方悔读书迟”的痛……这些用生命时光换来的等待拖延，给人们留下了刻骨铭心的遗憾。

等待、拖延是时间的隐形杀手，它们会悄无声息地消耗你的勇气和动力，让本可把握的机会从你的指缝中溜走。“盛年不再来，岁月不待人。”人生在世，一天很短，短得来不及拥抱清晨朝晖，就开始手摸黄昏夕阳；一年很短，短得来不及且细品初春的股红窠绿，就准备打点逼近的素裹寒霜；一生很短，短得来不及享受美好的青春年华，就已经步入风烛残年。

正因如此，古今诗文中，有许多佳句名言劝勉人们，珍惜眼前时光，积极把握当下，不要坐等未来。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的《论语·述而》中就有“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名句，孔子在河边感叹光阴像流水一样，日夜不停地消逝，展示时间的不可逆性，字里行间蕴含着劝诫人们珍惜时光和不要等待的初衷。东晋陶渊明“盛年不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的杰作，劝导人们，人生最宝贵的年华不会重来，我们不能等待，必须立刻行动。宋代岳飞“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成为激励后人奋发进取的名言。当代毛泽东更是以“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绝唱，召唤人们奋勇争先，锐意进取……

这些诗文名句跨越千年，至今读来仍令人振聋发聩。它们或以光阴易逝类比，或以人生苦短相劝，或以世事无常为警，语言隽永，发人深省，从不同侧面道出了一个共同的真理：等待对人生实属最无声的浪费，行动才是对时光最有效的尊重。如果我们等来等去，那么就会等没了缘分、等没了机会、等没了青春，甚至等没了生命！

当然，我们主张不要等待和犹豫观望，并不是鼓励盲目冒进和急于求成，而是倡导在条件已经成熟时要眼明手快主动作为，在条件不够具备时也要创造条件积极行动。须知“人生一百年，也不过是三万六千五百天”，我们既等不得，更等不起！

遇见「愤怒的香蕉」

芷青

4月21日，春雨滂沱，我走进毛泽东文学院，聆听“愤怒的香蕉”的讲座。

“愤怒的香蕉”，本名曾登科，湖南衡阳人，现任湖南省网络作家协会副主席，曾斩获茅盾文学奖网络文学新人奖、橙瓜网络文学奖百强大神等众多荣誉。在网文江湖中，他以慢工出细活著称，文笔厚重，格局开阔。他的《异域求生日记》开拓玄幻意境，《隐杀》《异化》描摹都市异能与人间百态，皆是圈内经典。2011年于起点中文网首发的《赘婿》，更是其架空历史的巅峰之作。

讲座现场，曾登科感叹心理学知识对自己写作助力极大，文字是思维并不完美的载体，写作者要选择合适的方式进行创作。

1985年出生的他，小学四年级便种下了文学种子。年少家境清贫，高中毕业后远赴佛山务工，在陶瓷厂两班倒的疲惫间隙，依旧守着文学初心，泡在网吧敲击文字、沉淀思想。从《隐杀》的摸索积淀，到十余年深耕打磨《赘婿》，他不盲从网文俗套叙事，以执着恒心层层铺展故事脉络；从市井家宅、商场博弈，延伸至江湖侠义、朝堂权谋，再升维到天下纷争、家国大义。叙事步步递进，人物刻画细腻入骨，文字兼具思想深度与人文底蕴。

讲座互动环节氛围热烈，学员们接连举手请教创作困惑。我也忍不住发问：网名“愤怒的香蕉”有何由来？创作中如何把控分岔路口的人物命运？

曾登科坦言，当年在佛山务工时随性取了个网名，没想到投稿作品顺利通过审，便一直沿用至今。对于人物命运，他认为角色立身靠三观支撑，成熟的作家，既能尊重人物天性，也能把控故事走向与内核主旨。

课间时分，众人围绕请教写作瓶颈突破、素材挖掘等问题。有人提议为他制作访谈短视频，他坦言自己性格社恐，偏爱独处静思，委婉拒绝。不热衷曝光造势，只潜心伏案创作，用好作品立身，便是他给文学后辈们最好的示范。

2018年中国作家网专访，曾登科曾说：“母亲生病那几年，我推掉了所有不必要的应酬和商业合作。钱够花就行，荣誉是别人给的，只有家人的平安是自己的。”2025年3月北大访谈，曾登科坦言：“我对成功的定义早就变了。不是书有多火、赚多少钱，而是家人安康、内心安稳，能按自己的节奏写点东西。”

夜灯下，我重读《赘婿》。书中情节精妙跌宕，人物鲜活立体，家国情怀由浅入深，历史风云扑面而来。小说讲述现代精英宁毅穿越至武朝，化身苏家赘婿，从市井商战起步，助妻理家、智斗强敌，逐步涉足江湖朝堂，于乱世之中守护苍生、匡扶社稷，铺展出家国天下的壮阔画卷。其文字温润有风骨，叙事深厚有格局。电视剧热播后，更带火赘婿题材，重塑历史网文审美，兼具文学深度与时代影响力。

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论语》有言，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文化是民族的灵魂，身为文字创作者与文化传播者，当常怀使命与担当，沉心沉淀，静心耕耘。

当下时代节奏浮躁，网文更新追求快产出，不少人责备曾登科更文迟缓，却不知他以锲而不舍的定力，在流量洪流中坚守文学沉静。他以理工男的严谨逻辑，兼怀理想主义者的赤诚，将传统文学底蕴融入网络叙事。以慢功夫雕琢文字，以笔墨承载家国情怀与人文思考，活成了湖湘文坛一道光，既照亮文学后来者，也丰盈了自我。

春夏交接，曾登科去了北方，他送我一段话，“喜欢写作就是很好的人生消遣了，我哪怕写不出来，也会喜欢写，如今虽然写出来了，但维持着埋头写作成就，不打算有其他的东。大家都爱写，共勉吧。”

“齐鲁青未了，荡胸生层云。”曾登科去寻找什么？只有“愤怒的香蕉”知道。

（作者系中国金融作协会员、湖南省作协会员。“愤怒的香蕉”，本名曾登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湖南省网络作家协会副主席）